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三

目錄

楊阜借兵破馬超

葭萌張飛戰馬超

劉玄德平定益州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三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趙雲截江奪幼主

建安十七年。歲在壬辰。春正月。劉玄德與益州牧劉璋。大會於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二人相見。盡訴弟兄之情。廣設筵會。犒勞三軍。終日盡歡。龐統引法正說玄德。就席間將劉璋殺之。西川不勞張弓隻箭而定矣。玄德曰。初入蜀

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龐統再三說之
玄德畧無相從之意。次日宴於城中。二人細
敘衷曲。如同一母所生。酒至半酣。龐統與法
正商議曰。事在掌握之中。由不得主公了。便
教魏延舞劒。暗囑付下手。延拔劒曰。筵間無
樂。願舞劒爲戲。龐統便呼衆武士入。到於堂
中。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
劒。劉璋更見堦前武士手按刀靶。直視堂上。
從事張任。掣劒亦舞。曰。舞劒必須有對。某願

佯之。二人對舞。張任目視玄德。統用目回顧
劉封。封拔劍亦舞入。劉璝冷苞鄧賢各掣劍
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咲。玄德大驚。掣左
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弟兄乃漢室宗
親。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
舞劍而爲亂乎。不棄劍者立斬之。劉璋亦叱
之曰。弟兄相聚。何必帶刀。盡命去之。衆皆紛
然下堂。筵間盡去兵器。玄德喚諸將士上堂。
以酒賜之。玄德曰。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議大

事。豈有二心。汝等勿驚疑諸將皆頓首再拜劉璋抱玄德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共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深責龐統曰。吾以仁義躬行天下。安忍為此。汝無複言。二人嗟嘆不已。却說。劉璋歸寨。劉璝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也。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手下之士。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之意。璋曰。汝等無複以言間吾兄弟之情。遂皆不

聽。二人歡飲百餘日。並無猜疑。忽報張魯兵犯葭萌關。劉璋請玄德行。玄德慨然諾之。遂引本部兵。往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初時不從。後命蜀中名將。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守把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比及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却說有人報知吳侯。吳侯會文武商議。權曰。當初吾欲與劉玄德一同收川。誰想今日背了吾。自去

取之。當復如何。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絕劉備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可得荊襄矣。權曰。此計大妙。便要起兵。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衆大驚。視之。乃吳夫人也。夫人怒曰。吾一生惟有此女。嫁與劉備。見在荊州。若是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自不足。顧小利。不念骨

血。孫權喏喏連聲荅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退文武。吳夫人深恨顧雍。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再幾時一遇。沉吟之間。不覺張昭立於面前。問曰。主公何憂。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昭曰。極易也。先差一人。只帶五百軍。扮作商人。潛到荊州。下一封密書與夫人。只說國太病危。欲囑後事。取夫人星夜回還。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帶回國。臨地下船。順水而來。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如

有不睦。一住動兵。何碍於是。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力能舉鼎。有膽量。極忠烈。自㓒穿房入戶。多隨吾兄。可以命之。昭曰。切勿漏泄。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分作五船。扮爲商人。於中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周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喚周善入。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慟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

病重。旦夕只是想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須是使人往南郡教軍師知會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待主公使人回報。方許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准備下船隻。只令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遂將七歲阿斗。蔵在車上。隨行緊要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劒。上馬離荆州城。便來江

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入在船中了。只聽得岸上有數人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餞行。船上人視之。乃常山趙子龍。原来巡哨方回。聽得這箇消息。喫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赶来。周善手執長戈。喝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擺列在船上。况兼風順水急。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赶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禀。周善道汝是何人。敢當主母。趙雲不荅。沿江赶到十

餘里。灘半斜纜一隻漁船。趙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取吳大船上去。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不能得進。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劔在手。分開鎗槊。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後有詩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

吳兵皆膽落。趙雲英勇世無雙

又詩曰

可愛常山趙子龍。當陽救主顯英雄。昔時懷內藏真命。今日江心立大功。孫氏威權渾挫滅。張昭謀畧已成空。兩番遇險依洪福。四十餘年王蜀中

趙雲上船。吳兵盡退於後稍。趙雲入倉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夫人喝趙雲何故無禮。雲插劒聲喏曰。主母何故不令軍師知而便行。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

主母採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血。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抱出。今日何晴抱將去。此何理也。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趙雲曰。夫人要去。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輙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總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捽。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

欲要傍岸又無付手。欲要行兇。又恐得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太子。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稍挟住舵。放船下水。風順水急。船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太子。豈能移舟傍岸。事在危急。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磨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留下姪兒去。乃是燕人張飛。原來巡哨

聽得這箇消息。在油江夾口。正撞吳船。慌忙截住。吳兵慌了手脚。張飛提劒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来迎。手起被張飛一劒斫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太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是何道理。夫人曰。我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報。須誤了我大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情願投江而死。言訖欲跳。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此人。非為臣下之道。只護

阿斗過船。遂與孫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帝。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兩人辭別畢。張飛抱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有詩曰

長坂坡頭怒一聲。倒流烟水退曹兵。今朝

江上扶危主。青史應題萬載名

不說孫夫人回國。只說張飛趙雲奪阿斗。懽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見張飛趙雲幷阿斗。四人併船而歸。軍師申文書

往葭萌關。教玄德知會。却說。孫夫人回見母親。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令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讐。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大軍。與劉備誓不兩立。来取荆州。未知如何

曹操興兵下江南

却說。孫權令收拾船隻。准備人馬取荆州。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来報赤壁之讐。不可輕敵。孫權大驚慌。聚文武商議。人

報長史張紘。自辭疾回家而死。有哀書上呈。

孫權觀其書曰

長史張紘。臨終書拜於主公吳侯麾下。自古有國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相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

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扶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襍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居之為萬世之業紘不勝泣血哀感眷望之至

孫權覽書大慟。張紘已年六十歲。權曰。張子綱令吾還居。吾如何不從。即命還治於建業。築石城。今時建康古名秣陵孫權時名建業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夾攻。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塢即城也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邂逅逢敵。步騎相促。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併工。務要立辦。卻說曹操整點三軍

起程。長史董昭。進言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以九錫。以障天下。其九錫之名曰

一車馬。大輅戎輅各一大輅金車也戎輅兵車也玄牡二駟者黃馬八匹

二衣服。袞冕之服赤舄副馬袞冕王者之服赤舄朱履也冕

三樂縣。縣音懸軒縣之樂堂下之樂也升降必動樂也佾舞者之行列也天子八佾王侯六佾

四朱戶。居以朱戶紅門也

五納陛。納陛以登陛階也

六

虎賁。（虎賁三百人守門之軍也）七鈇鉞。（鈇音甫鈇鉞各一鈇即斧也鉞斧屬）八弓矢。（彤弓一彤矢百彤赤色也玈弓十玈矢千玈黑色也）九秬鬯圭瓚。（秬鬯一卣圭瓚副焉秬黑黍也鬯香酒灌地以求神于陰卣中樽也圭瓚宗廟祭器以祀先王也）此九錫之名義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之。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一人而阻衆望。遂尊操為魏公。荀彧掩泪而出曰。吾不想今日如此。操深恨之。以為不助己

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帶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害之心。推病進於壽春。操又使人催併前行。彧嘆曰。吾死於九泉之下。無面目見漢君也。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彧曰。止於此矣。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史官讚曰

穎上荀文若。人稱王佐才。聲名齊五岳。功業震三台。益德無終始。留疾不再來。忠心

懐恨死。天下盡悲宬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間關由展察其定舉。措言立策。崇明王略。以急國也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爲己任。期紓音舒民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期理之不可全

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賜至吳請夫差伐齊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吳爭強晉果敗吳也彼非薄於仁而欲。蓋有全必有卷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邅。音粘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讚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說時傴。謂辭對卓

揮金僚朋。壯海天逸。音情頓挫。尤抑揚也越俗
易驚。孤音少和。直戀安歸。直道也高謀誰佐。
或之有猘。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述疑心一。
其子荀惲。音慍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差人
厚葬。謠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水出九江
歷陽縣前面差三萬鐵甲馬軍。令曹洪部領。哨
至江邊。回報。沿江一帶。遙望旗旛無數。不知
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
口擺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見戰

船各分隊伍依次擺列旗分五色軍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邊操以鞭指揮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犬豕耳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又一軍出衝動曹軍曹操軍兵退後便走軍皆四散止遏不住千百騎趕到山邊為首馬上一人碧眼紫髯上長下短眾人認得正是孫權親自引一隊馬軍来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兩貟大

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有大將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正在寨中誇許褚之能。責駡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再後如此。盡皆斬首。夜至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却被吳兵刼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却纔收軍。下定寨柵。操心中鬱悶。閑看兵書。忽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玄妙。豈不知兵貴神

速手。丞相起兵還延日久。故孫權得以准備夾濡須水口為塢。甚是有理。不若且罷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程昱出。操伏几而卧。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曹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起一輪紅日。光華射目。天上兩輪太陽對照。忽然江心推起紅日。拽拽飛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倏然驚覺。在帳做了一夢。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叫備馬。引五十餘騎。逕奔出寨。猶如夢中所見落日山

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渾身金甲金盔。操視之。乃是孫權。權見操至。也不慌。也不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揮曹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尚圖江南吳地。操荅曰。汝為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咲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非不尊漢朝。實欲討汝。以正國家。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處軍出。右邊

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兩邊亂射如雨。操急回。引衆將而走。背後四將趕来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着衆虎衛軍敵住。因此救得曹操。孫權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閑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為帝王。操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被東吳恥笑。因此進退未決。兩邊相拒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建安十八年。春正月。連陰雨水甚多。水港皆滿。軍在泥水之

中。操竊聽之。各寨軍士皆有思歸之意。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有一半勸操收兵。有一半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進退未決。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拆開觀之。書曰

吳侯孫權再拜。致書于漢丞相麾下。切謂彼此皆漢朝臣宰。不思報國安民為本。妄施殺伐。非仁者之心也。即目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各圖安逸。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

毗矣。公宜自思焉。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吳侯孫權書。背後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曹操看畢。大笑曰。孫權不欺我也。遂賞使者令回。操令軍退。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盡收軍回許昌去訖。孫權亦收軍回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未可動兵。今劉備在西川。不能再還

荆州矣。孫權大喜。問張昭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玄德斬楊懷高沛

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再至矣。不如修密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欲下西川。使劉璋與備相疑。内外攻擊。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荆州來。使間諜二處。着劉備首尾不能救護。則起兵取之。事可諧矣。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了。却說玄

德在葭萌關日久。民心甚順。知曹操興兵犯濡須。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則就取荊州。權勝。亦取荊州矣。當如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軍師諸葛亮足智多謀。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移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脣亡。則齒寒矣。張魯自守之賊。則不敢犯界。吾今勒兵回荊州。共孫權約會。同破曹操。奈何兵少糧缺。望以同宗之故。速發精兵三

四萬行糧十萬斛。段足軍器。星夜發付前來。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聽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一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問楊懷為何來。楊懷曰。專為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此人之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似抱乾柴於烈火之上。急難滅也。劉璋曰。吾與玄德。弟兄之情。不

可廢也。一人昂然而出曰。劉備梟雄之人也。若久留於蜀中。不遣去之。是縱虎入室也。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與虎狼添羽翼矣。切不可允之。衆人視之。乃零陵。烝陽人也。姓劉。名巴。字子初。此人近自交趾轉入蜀中。堦下黃權又諫。劉璋遂允。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彩段五千疋。軍器車仗少許。發使者去報劉備。劉巴傳令急教楊懷高沛緊守關隘。使者先到。楊懷回到葭萌關。来見玄德。具言此

事。隨後送糧至。玄德大怒曰。吾爲汝破敵。費
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
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連夜逃回成
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爲重。今其意如何。
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
願主公自擇而行。只令便選精兵。晝夜兼道
逕襲成都。一舉便定。此爲上計。楊懷高沛乃
蜀中名將。各仗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
還荊州。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

殺之。得關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荆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統曰。主公作書辭劉璋。虛言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弟關某等抵敵不住。吾當親自去助。不及面會。特書相辭。使人入成都報知。却說張松聽得說劉玄德回荆州。只道真心。修書一封。却欲令人送與玄德。

正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只有閒調之意。索酒飲之。酒至半酣。松和兄張肅獻酬交錯。忽落此書於地。肅從人拾得。須臾席散。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曰

松頓首端拜。主君皇叔麾下。昨常進言。並無虛謬。何遲太甚。逆取順守。古之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

速進兵以圖王業幸甚。松稽首再拜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
首。連夜將書見劉璋。說弟張松與劉備同謀。
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生以仁義待人。
誰想如此。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于市。有
詩嘆曰
一覽無餘自古稀。誰知書信泄天機。未觀
玄德興王業。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斬了張松全家。遂與文武商議曰。劉備

欲奪吾之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守把。並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却說玄德提兵回涪江。先使探馬來報關上曰。吾回荆州。來日逕過。請楊高二人相別。却說楊懷高沛二將在關上。聽得劉玄德教人來報。明日逕過。欲求相見一面。楊懷曰。玄德此回若何。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先藏利刃。於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

人遠送。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與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隄防之。若是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正說之間。忽起旋風。吹倒馬前帥字旗。玄德問龐統。統曰。此警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刺主公之心。可整兵禦之。玄德身披重鎧。自佩寶劍。忽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分付魏延。黄忠。二人。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

軍兵。一箇也休放回。二將得令。自遠遠散去。
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帶二百
軍兵。牽羊送酒。直至中軍。見並無準備。心中
暗喜。以爲中計。二將下馬見玄德正與龐統
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令聞皇叔遠回。特具
薄禮相送。遂進酒以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
守關不易。當先飲此盃。二將飲酒畢。玄德曰。
吾有密事與二將商議。閑人退避。手下二百
人盡赶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帳

後劉封。關平來捉二人。楊高急待爭鬥。劉封關平各捉下一人下堦。玄德喝曰。吾與劉璋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間諜親情。龐統大喝搜之。劉封於二人身畔各搜出利刃二口。玄德終有慈心。不忍殺之。龐統作色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推出斬之。刀斧手即斬楊懷高沛於帳前。一聲號出。黃忠魏延盡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箇。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楊懷高沛

間諜吾弟兄。又藏利刃行刺。是誰無禮。已行誅戮。罪不在你等。命皆恕之。衆各拜謝。龐統曰。今夜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衆皆應允。是夜教高楊二百人引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是自家軍。即時開關。軍士一擁而入。刀不血刃。得了涪城。大軍遂入。蜀兵皆降。玄德各賜重賞。隨即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涪城公廳。玄德帶酒。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為樂

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大怒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此亦非仁者之兵歟。吾視汝言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聞之全無懼色。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堂。睡至四更。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於玄德。玄德懊悔無及。急穿衣陞堂。請龐統曰。昨因酒醉。有觸於公。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乎。玄德大笑。共

樂如初。郤說敗兵連夜走回成都。報與劉璋。璋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遂喚文武問退兵之策。衆將齊出曰。某等願往。連夜起兵以屯雒縣。雒音洛古縣名今之江州也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遂遣差劉璝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起發。進守雒縣。以拒劉備。四將起兵。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黄忠魏延大爭功

四將領兵之次。劉積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出師可令軍馬先行。正在當路。吾等可往問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積曰。不然。聖人有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而避凶。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信步行至山上。問於樵夫。樵夫遂指高山絕頂處便是。四人至庵前。見一道童出迎。

問了姓名。引入庵中。正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是山野廢人。豈知休咎事。劉瓆再三拜問。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了八句言語與劉瓆收去。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雛鳳墮地。卧龍升天。

一得一失。天數如然。宜歸正道。勿喪九泉。

劉瓆又問曰。吾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之業難逃矣。何必再問。瓆又請問時。眉垂目

合。已無了氣。四人下山。劉璸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士也。聽之何益。遂上馬前行。至於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璸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道商議。着二人守城。二人當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劄下二箇寨子。勿使敵兵臨城。泠苞鄧賢曰。某願往助之。劉璸大喜。設宴相待。分兵二萬與泠鄧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劉璸張任守護雒城。却說。劉玄德已得

涪城。與龎統商議進取雒城。有人來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有冷苞鄧賢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劄下兩箇大寨。玄德聚衆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雒縣二將寨柵。老將黄忠應聲而出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親率本部人馬。如取得營寨。必當重賞。黄忠大喜。謝了要行。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黄忠曰。我已領下將令。你如何敢攙越。魏延曰。老

不以筋力為能。吾聞冷苞鄧賢蜀中名将。血氣方剛。恐老将近他不得。誤了主公大事。因此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叱魏延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麼。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的便去。黃忠趨步下堦。便叫小校将刀来。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共鬭。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勸解休爭。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目冷苞鄧賢下兩

箇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軍各打一寨。如
先獲得將者。便為頭功。黃忠。魏延各領命去
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上相爭。主公可
自引軍為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帶劉封。關
平五千軍。隨後起程。先說黃忠傳令。来日四
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路而
進。却說。魏延歸寨中。暗使人探知黃忠甚時
起兵。探事人回報。来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
魏延暗喜。分付衆軍士。二更喫飯。三更起兵

平明要到鄧賢寨邊。原來兩箇分定。黃忠打泠苞寨。魏延打鄧賢寨。黃忠魏延寨都在涪城外屯駐。相隔六七里遠。因此不聽得。當夜魏延教軍士都飽飡了一頓。馬摘鈴。人銜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刼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泠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天色平明。離泠苞寨

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擱金鼓旗旛鎗刀器械。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寨中已有准備了。等候多時。一聲砲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去迎冷苞。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後面。漢軍半夜走的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脚亂。撤了冷苞。撥回馬走。漢軍大敗。川兵隨後趕上。走不得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兩員川將背

後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正走。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翻身將魏延掀將下来。鄧賢馬先奔到。挺鎗来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泠苞来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跑下馬来。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泠苞。泠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赶。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殺了鄧賢。直赶到寨前。泠苞回馬與黃忠又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来。泠苞不入

寨棄了左寨。却引敗軍来投右寨。見營中旗幟全別。泠苞大驚。兠住馬。回頭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三路背後接應。乘勢奪了鄧賢寨子。泠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兩邊路狹。伏兵俱起。搭鈎齊舉。把泠苞活捉了。原来却是魏延。自知其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箇正着。用索縛了泠苞。解投玄德寨来。却說玄

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并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其降兵盡拜於地。玄德曰。汝川中皆有父母妻子所牽。如願降者。充作軍數。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感恩非淺。於是黃忠安下寨脚。逕來見玄德。說魏延亂了軍法。可斬之。玄德教喚魏延。魏延解冷苞至面前。玄德曰。雖然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忠。仍囑付曰。在意幹功。

收了成都。定擬名爵。押過泠苞來到帳下。玄德教去其縛。取酒來壓驚。問曰。汝肯降否。泠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璝張任。與某為生死之交。如蒙放免。前去招安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以送之。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免。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相待。如其不來。是彼之心不實也。不必計較。泠苞得回雒城。見劉璝張任。不說提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

至逃回。劉璝慌差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拆了鄧賢。心中大驚。慌忙聚衆商議。忽一人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把雒城。乃劉璋之子劉循也。璋曰。既吾兒肯去。誰肯相輔。親屬將軍吳懿出曰。某願往。懿之妹嫁劉璋之兄劉瑁瑁死其妹尚在劉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為副將。吳懿保吳蘭雷銅。二人為副將。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璝張任接着。說失了前寨。拆了鄧賢。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

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太急。前面寨占
山脚。其形最低。可先乞五千軍。各帶鍬鋤。當
夜潛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渰死劉備之軍也。
吳懿曰。須着便行。勿令知覺。遣吳蘭雷銅引
兵接應。泠苞約會定去辦決江器械。却說玄
德令黄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
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搆東
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玄德驚曰。若葭萌
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

喚孟達曰。汝蜀中人。多知地理。却去守葭萌關如何。達曰。某保一人。廣通漢書。深知民心。其與同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在荆州曽跟劉表為中郎將。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遂即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来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衣服不甚整齊。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荅。逕上統正面

床上。仰臥不應。統甚疑之。乃再三請問。其人曰。汝等罷了賓客。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慌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法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永年乎。陞階視之。其人一躍而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斯人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落鳳坡箭射龐統

二人相見大哭。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
人也。姓彭。名羕。音様字永年。是蜀中之豪傑。因
言語毀謗劉璋。被璋髠鉗為徒隸。因此髮短。
統以師禮待之。問從何而來。羕曰。吾特來救
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之。法正慌
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事。羕曰。將軍
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
在彼。羕曰。為將之道。豈不知地理乎。前寨緊
靠涪江。若決其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

遁也。玄德大悟。彭羕曰。罡星在西方。太白臨
於此地。有不吉之事。不告之。則軍亡矣。玄德
即時拜彭羕為幕賓。使人密報黄忠魏延。朝
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黄忠魏延會議。二人
各輪一日。如遇敵軍到来。互相通報。却說泠
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
而進。安排下手。等候決江。直聽得後面喊聲
亂起。知有准備。急急回軍。前後衝突。各不相
顧。泠苞奪路而走。正撞着魏延。活捉了泠苞。

比及吳蘭雷銅来接應時。又被黄忠一軍殺退。魏延解泠苞到涪城。玄德責泠苞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再来。令次難饒。將泠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敎回本寨中去。玄德設宴管待彭羕。忽有人報說。荆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至此。玄德名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荆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玄德拆封觀之。畧云。亮筭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

城之分。主於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宜謹慎之。玄德看了書。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亦回荊州論此事。龐統暗自思忖。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故意將此書相阻耳。我命在天。豈在人乎。龐統對玄德曰。我亦筭太乙數。已知罡星在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統亦夜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斬蜀將泠苞。以應凶兆矣。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魏延接入寨去。

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條路皆可進兵。龐統令魏延爲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玄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

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見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疼。此行莫非不佳。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易疑其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軍師還守涪城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之惑也。不令統立功名。故有此言以疑其心。心疑。則致夢矣。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

比及黃忠。魏延。兩軍先行。玄德再與龐統約會。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掀在馬下。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曾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騎白馬性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玄德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見龐統去。意甚惏傷。自覺心下不快。悒悒

而行。却說。雒城中吳懿。劉璝。聽知折了冷苞。遂乃一處商議。張任曰。城東南門。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為緊要。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人報漢軍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張任軍見龐統軍來。遙指中軍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也。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却說。龐統迤邐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

夏末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
教問此處是何處。數內有蜀中新降軍士。指
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大驚。曰。吾道號鳳
雛。此處名落鳳坡。應吾休矣。令後軍疾退。山
坡前一聲砲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便
射。可憐龐統死於亂箭之下。後史官有詩曰。
胸襟如渾沌。天地總包羅。報國機謀遠。收
川氣槩多。聲名垂竹帛。忠義冠山河。堪嘆
無陽壽。星辰落鳳坡

後陳子昂遊川有詩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士元有宅傍山隈。兒童慣識呼鳩曲。閭巷曾聞展驥才。預計三分平刻削。長驅萬里獨徘徊。誰知天狗流星墜。不使將軍衣錦回

又宋賢有詩曰

三國紛紛多俊英。堪憐龐統善談兵。誰知落鳳坡前眢。獨顯南陽一孔明 說云孔子歿於孔休庭李密死於斷密澗黃巢滅於黃林

先時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隨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

賛曰。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龐統年三十六歲而亡。當日張任射死龐統。衆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太半。前軍飛報魏延。慌勒兵欲回。爲山路逼窄。廝殺不得。又被

張任截斷歸路。只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之。魏延心慌。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曰。也是。當先開路。殺奔雒城而来。塵埃起。前面一軍殺来。魏延大驚。拍馬舞刀呼軍士死戰。乃雒城守將吴蘭雷銅兩騎馬當先。引數千軍馬。前面殺到。後面張任殺来。兩邊夾攻。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脱。但見吴蘭雷銅後軍自亂。二將慌回去救。魏延乘勢赶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

長吾特来救汝。視之。乃老将黄忠也。兩下夾攻。殺敗吴雷二将。衝去雒城之下。劉璝引軍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黄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赶来的是劉璝、吴蘭、雷銅。劉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城。蜀兵得勝。迤邐赶来。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厮殺。且只要走。将近涪城。張任一軍追赶至際。左邊是劉封。右邊是關平。二将引三萬力

生兵截出。殺退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城。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言說軍師連人帶馬。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望西痛哭不已。遙為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城。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迎。玄德曰。銳氣新挫。宜

堅守以待軍師来到黄忠魏延謹守城池。玄德寫了一封書。呌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取軍師去。關平領了書。辭別自往荊州来。玄德自守涪城不出戰。却說孔明在荊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衆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孔明見正西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盃在地。掩面大哭曰。哀哉痛哉。衆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筭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

太白臨於雒城。已拜書於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曰。今吾主公喪一臂矣。衆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衆官等且休散。飲幾盃去。數日之內。必有消息。衆官是夕酒不盡歡。各散。數日內。雲長等正坐間。人報說關平來到。衆官皆驚。主公有書。孔明視之。乃於本年七月初七日軍師龐統被張任在落鳳坡箭射身故。孔明并衆官皆哭。聲不絕。孔明曰。既然主公在

涪城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目下便行。
雲長曰。軍師此去。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
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雖不寫書来。吾已
知其意了。順天者昌。手指出那人。便為守荊
州之主。指出是何人来。且聽下回分解

張益德義釋嚴顏

却說孔明將玄德書對衆官曰。主公書中把
荊州托在我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是如
此。今教關平賫書前来。其意欲雲長公當此

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竭力守之。據此之地。北當曹操東敵孫權。非小可之事也。公宜勉之。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一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来接。孔明擎着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見雲長說這箇死字。心中不悦。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来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来。如之奈何。雲長曰。

分兵拒之。孔明曰。不然。若如此。則荊州危矣。吾有八箇字。將軍記取。可保守荊州。雲長問之。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州。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條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爲頭功。孔明撥一枝兵。教趙雲爲先鋒。泝（音素）江而上。會於雒城。孔明隨後引簡雍。

蔣琬。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荊襄名士。爲書記。引兵一萬五千。同日酌別起行。先說張飛領本部軍馬。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掠擄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皆存恤。人生於世。惟德可以服衆。勿得恣逞殘暴百姓。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悞。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哨馬回報。

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住城廓。不竪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住大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廓。老幼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拊心而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後聞玄德據住涪城。累欲提兵去。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聞知張飛兵來。點起

本部五六千人馬。准備迎敵。數內有中原人。告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衆。操聞風而避之。今若到来。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可迎敵。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責於軍。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軍。大叫城門。嚴顏教放入門。問之。那軍士盡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匹

夫。怎敢無禮。吾歸川中許多年。豈降賊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人割下耳鼻。却放回寨。軍人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眼。披掛上馬。引數百騎來巴州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起。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引馬軍又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飛指而恨曰。若拏住你這老

匹夫。我親自食你肉。到晚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搦戰。原來那座城子是箇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掛。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空回。張飛在寨中自思。無計可施。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只在寨中等候。却教王

五十軍。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来。便與厮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来。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張飛眉頭一縱。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途。不来搦戰。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箇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内。入山中探聽。當日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只見帳前三四箇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

這幾日打探的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箇去處。何不早來說。衆應曰。這幾日却纔哨探得出。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夜二更造飯。趂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御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令了。便滿寨告報。探細的軍聽得這箇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大喜曰。我筭定這匹夫忍耐不得。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

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吾之計。即時傳令。教軍士盡皆准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掛停當。悄悄出城。四散埋伏。只聽鼓響。却說嚴顏引十數騎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看時約三更已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

陸續進發。嚴顏見得分曉。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彪軍掩到。大喝一聲。老匹夫休走。我等的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為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項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燕人張飛。四下裏鼓聲大震。衆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箇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條。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綁縛

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教鳴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太半棄戈卸甲而降。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巳自入城。張飛教休殺百姓。告報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飛怒目咬牙。大叱嚴顏曰。大將到此。爲何不降而敢拒敵乎。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砍頭便砍。

何怒色也。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
飛怅大哭下堦喝退左右。親自解其縛。取衣
與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
冒瀆威容。甚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世之
真丈夫。便進酒壓驚。以上賓待之。嚴顏感其
恩義。安身無措。後有贊嚴顏詩曰
白髮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
氣捲長江。寧可斷頭死。安能屈膝降。巴州
嚴老將。天下更無雙

後史官亦有賛張飛詩曰

怒氣沖冠髮。威聲砍將頭。英雄萬夫勇。談咲一時休。先主多洪福。將軍用計謀。三分稱大義。功業震西州

後宋賢讃嚴顔之德有詩曰

昂昂踞宇鎮江山。視死如歸若等閑。欲識世間豪傑士。斷頭大將是嚴顔

又題張飛絶句詩曰

百將傳中標異蹟。武臣廟内紀奇功。皆因

義釋嚴顏計。奪得西川報主公

又詩云

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憑仁義化軍民。至今
巴蜀聲名在。社酒鷄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
厚恩。嚴顏無可以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
弓隻箭。逕取成都。以爾萬一。張飛拱手稱謝。
以求收川之策。其計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定計捉張任

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計寨柵共三十餘處。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爲前部。所到之處。盡皆喚出拜降。不必將軍動鎗刀。張飛稱謝不已。自此安民賞軍。於路進發。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嚴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於是望風歸順並不曾厮殺一場。却說孔明已具起程日期去報玄德。教都

會聚雒城。玄德與衆官商議。令孔明益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車舟已於七月二十日起行。此時將及待到。令我等便可進兵。黄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懈怠。不做准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日厮殺。玄德從之。教黄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到。張任果然不做准備。衆入大寨。火光竟起。蜀兵奔走。連夜只赶到雒城。城中

兵接應入去。玄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軍兵不出。圍住攻打二晝夜不絕。城中商議。張任曰。儘教攻打。待他力乏。然後以兵擊之。備可擒也。攻城到第四日。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却説雒城背後黄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行走。南門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力乏。玄德却待要退。張任教吳蘭雷銅。二將引軍

出北門。轉東門去敵黄忠魏延。我自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捉劉備。城内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内軍馬突出。張任逕来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黄忠魏延。又被吴蘭雷銅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望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赶来。看看赶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赶来。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

忽山路一軍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迎近前去。當頭一員大將。乃燕人張飛。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玄德有天子洪福。張飛正撞見張任。便就交馬。兩員將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急回身。張飛只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中。拽起吊橋。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泝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玄德曰。山路險阻。如

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把義釋嚴顏一事。從頭說了。因此於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只領飲酒食肉至此。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則吾弟安能到此。即時便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嚴顏得賜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正和川將吳蘭雷銅交鋒。城中吳懿劉璝又引軍助戰。二將雖能。軍士先走。因此當

抵不住。大敗望東去了。張飛曰。却好俺在這廝背後。遶城分兵兩路殺来。張飛在左。玄德在右。吴懿劉璝見後面喊聲大起。慌退入城中。吴蘭雷銅急退。却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黄忠魏延又在前面。吴蘭雷銅商議。不如投降。因此二人将本部軍馬前来投降。玄德准降。因此收兵近城下寨。却說張任見降了二將。心中憂慮。吴懿劉璝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兵退。一面差人入成都。見主公

告急。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某来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二將內可用一人。引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曰。小弟願往。上馬出戰。更不答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到十餘合。張任詐敗。遶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比及玄德引軍来救時。一隊軍從

江邊殺出。正遇吳懿。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飛問軍師何在。雲曰。先使我来解救。料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回寨中。見玄德。其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来參軍師。孔明大驚問曰。如何先到。玄德說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乃主公洪福。将軍用謀。立此莫大

之功。可以勒之金石。萬年稱讚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其既被捉。如何不降。玄德大喜。待為上將。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璝。張任。劉璝不打緊。有張任蜀郡人。家寒。極有膽畧。此人不可輕敵。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這座橋甚名。吳懿曰。金鴈橋。孔明遂乃乘馬來到橋邊。遶河俱看了。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各引一千軍。離

金鴈橋從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蒹葭。可
以埋伏。魏延引一千鎗手在左邊。单戳鞍上
將。黄忠引一千刀手右邊。单砍坐下馬。殺開
士卒。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走。張益德引一
千軍伏在那裏。張任就彼處擒之。喚趙雲伏
於金鴈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
斷。却勒兵於橋北。遥為之勢。使張任不敢望
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調遣已定。軍師自
去誘敵。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來助

戰。二將見劉循畢。張任教劉璝張翼二將守城。自與卓膺為前後二隊。任為前隊。膺為後隊。出城迎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過金鴈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捧。遥指張任曰。曹操百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走。今到此地。何為不降。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馬上冷咲曰。人都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四

輪車。上馬。退步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
金鴈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兵在右。來救張
任。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欲投
北去。趙雲一軍隔岸擺開。因此。投南遶河而
走。走不到五七里。蘆葦叢雜去處。魏延一軍
長鎗一帶。從蘆葦中忽起。只戳鞍上將。黃忠
一軍。各用長刀伏在蘆葦內。只剁馬蹄。馬軍
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
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力生軍擺開。張

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来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子龍軍前降了。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到玄德前。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與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拜。張任睜目大怒而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須早喫一刀。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喝令斬之。以全其名。後人有詩

贊張任曰

老將安能扶二主。張任忠勇死猶生。高名正似天邊月。夜夜流光照雒城（至今墳墓猶存爲土神有廟在雒城東）

玄德感嘆不已。令收屍首葬於金鴈橋側。以表其忠。次日。令嚴顏吳懿等蜀中降將爲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璝在城上大罵蜀諸將。忽惱背後一人。拔倒從者。執縛劉璝。開門納降。玄德軍馬

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獻劉璝者。乃武陽人也。姓張名翼字伯恭。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惟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揵為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却勒兵回成都取齊。張飛趙雲。各自引兵前去。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有綿竹可以守

禦。若得綿竹。（今縣名）成都唾手而得。法正曰。不可進兵。恐驚動成都人民。某有一計。令成都便屬主公。試看法正進用何計可得。且聽下回分解

楊阜借兵破馬超

法正曰。主公既得雒城。蜀中危矣。欲以仁義布於四方。且按兵不動。某作一書呈陳說利害。上與劉璋。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可以便作書。遣人逕往成都。卻說劉循

遁向見父。說雒城已陷。慌聚衆官商議。益州從事廣漢鄭度獻策曰。今劉備懸兵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之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一擊而擒劉備耳。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折開

視之。書曰

昨蒙遣差結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望三思裁劃。音獲刲也可圖變化。以保尊門。不及進言。早賜回意示下。法正百拜

劉璋怒扯其書。大罵法正忘恩失義之賊。責主求榮。有何面目再相見乎。逐其人出城。即時遣妻弟費觀提兵前去守把綿竹。費觀舉保一人同行。其人乃南陽人氏。姓李。名嚴。字

正方。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言與劉璋欲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讐。安肯相救。和曰。雖然有讐。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之時。不得不救。況是唇齒之邦。唇亡則齒寒也。陳說利害。必然從之。修書遣使。前赴漢中。建安十八年。秋八月。馬超自敗入羌胡。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拔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惟冀城攻打連日不下。刺史韋康。字

伯奕。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按住在長安。韋康見救兵不來。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字義山。哭而諫曰。超等叛君無父之徒。此城中之人。有死無二。今欲陷身於不義也。康曰。不然事已極矣。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投拜馬超。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真心耳。將韋康等四十餘口。盡皆斬之。不留老務良賤一人。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

之。趙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之。復用楊阜爲叅
軍。冀城官軍梁寬趙衢。皆楊阜所保。趙盡用
馬。忽楊阜告馬超曰。妻死於臨洮。告兩月假
限。歸葬其妻。便回。馬超從之。楊阜過歷城來
見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弟兄。姜敘乃受漢爵
撫夷将軍。敘母大賢。是阜之姑。阜別馬超逕
來見姑。哭拜於地而言曰。守城不能完。主亡
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且馬超背父叛君。妄
殺郡守。豈獨楊阜憂責。一州士大夫皆受其

恥。令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其君。言罷。淚流出血。後人有詩曰。

色胥向日哭秦庭。楊阜今朝慟歷城。欲報冤讐流血淚。千年萬載仰高清

叙母聞知喚姜叙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豈獨義山哉。母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興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叙曰。馬超英勇。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容易圖之。吾已暗約下

梁寬趙衢使為內應。兄若肯興兵。梁寬趙衢必內應也。叙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者。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為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先死矣。以絕汝念。叙乃便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来趙昂之子趙月。見跟馬超為裨將。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於姜叙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主人韋康之讐。早欲動兵。吾想其子趙月。見跟馬超。必被害矣。因此持慮

未定。其妻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身不足為重。何況一子哉。汝顧其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屯冀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亦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衆。後有詩曰

趙昂妻王氏。催夫報主讐。捐身猶不重。滅子復何愁。盡把家財散。親將士卒賙。三分賢達婦。萬載姓名留

馬超聽知姜敍楊阜。會合尹奉趙昂用事。超大怒。即將趙月斬之。喚厖悳馬岱盡起軍馬殺奔冀城來。姜敍楊阜引軍出。兩陣圓處。楊阜姜敍衣白袍而出。大罵曰。背父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殺過來。兩軍混戰。姜敍楊阜如何迭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聚兵趕來。背後喊聲大起。尹奉趙昂殺來。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鬬間。刺斜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却得曹操軍令。正領

軍来破馬超。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後面殺来。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已到冀城。叫門。城上亂箭射下。馬超大驚。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斷。撇下屍首来。及將馬超㓜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箇剁將下来。馬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来。背後夏侯淵引軍赶来。超見勢大。不敢當抵。與龐悳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叙楊阜殺了

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昻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了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後軍不趕。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大開城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於姜敘宅內。拏出老母。年八十有二。叙母全無懼色。指馬超大罵曰。汝背父無君。逆天之賊。天地久不容留汝。汝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大怒。自取劒殺之。後史官有詩曰

賢哉姜敘母。勸子早興兵。報本如山重。捐軀若紙輕。王陵親可並。孟氏母重生。讀史應哀感。令人兩泪傾

馬超殺尹奉趙昂全家。妻王氏。在軍中免難。次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軍擺開。為首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宗弟七人。一齊来助戰。馬岱龐悳敵住後軍。宗弟七人。皆被馬超殺死。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

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龐悳馬岱。五七騎後隨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叙等各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絀。音屈於法當誅。超又不死。阜何顏受職。操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則剖心以順國命。阜後仕於魏却說。馬超與龐悳馬岱來投張魯。張魯得

馬超大喜。以其西可以吞併益州。東可以拒曹操。永保漢中之基業。商議欲以女招超爲婿。大將楊柏諫曰。馬超父母妻子皆不顧戀。豈能愛他人乎。於是張魯遂罷其事。有人對馬超曰。張將軍本以女招汝爲婿。被楊柏阻之。超心不喜。有殺楊柏之意。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欲尋遠害全身之計。正値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黄權到。先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是唇齒。若西川

二破。東川亦難保矣。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爲。松大喜。即引黄權来見張魯。說脣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閻圃諫曰。劉璋與主公有積世之讐。今事在至急。詐言割州之事。不可從之。忽階下一人昂然而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其人是誰

葭萌張飛戰馬超

張魯持疑未決。馬超挺身出曰。感主公之恩。

無可上報。須引一軍攻取葭萌關。襲劉備之後。可生擒之。此時必要割二十州而還。主公心下何如。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悳卧病不能行。留於漢中。張魯令楊柏監軍。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卻說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所差之人回報與玄德。令鄭度勸劉璋盡燒野穀。并各處倉廩。大率巴西住種之民。而避於涪水迤西。深溝高壘而不戰。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

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後人傳劉璋有言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玄德聞之。方始寬心。孔明曰。可速進兵以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得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披掛了。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孔明在陣中教鳴金收軍。黃忠入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

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峪。出竒兵勝之。黄忠領計。次日。李嚴再領兵來。黄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軍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而去。李嚴猛省。急待回來。前面魏延引軍擺開。孔明自在山頭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龎士元報讐耳。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引見玄德。玄德待李嚴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

益州親。某與甚密。嘗往說之。玄德即命行。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贊玄德如此仁德。令君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引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有人報張飛。飛在外大喜。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張飛從外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

超也。孔明故意佯不覷聽。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荆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豈愁馬超一匹夫耳。孔明曰。張將軍據水斷橋。此是曹操不知虛實也。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乎。況馬超有信布之勇。天下皆知。渭橋六戰。殺得曹操斂割髭鬚。幾乎喪命。非等閑之比。汝兄雲長未必可勝。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

軍令。孔明曰。既不肯寫文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諸葛亮守綿竹。待子龍来。却作商議。魏延曰。某亦願往。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押後。望葭萌關進發。却說。馬超引兵扣關攻打。先使楊柏来叫道。霍峻早早獻關。我等重重保舉你。霍峻在關上高聲應曰。我頭可斷。關不可得。楊柏大怒。搦霍峻厮殺不題。却說。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楊柏軍退十餘里。魏延出。與楊柏戰。不

十合。楊栢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赶去。前面一軍擺開。為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而進。與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赶去。被岱回身一箭。射中魏延左臂。急回馬走。馬岱赶至關前。一將聲如雷震。從關上一騎馬奔至面前。救了魏延。原来是張飛初到關上。聽知關前厮殺。便来看時。正見魏延中箭。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厮殺不遲。馬岱曰。吾乃西涼州馬岱是也。

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也。只令馬超那廝自來。說道燕人張飛在此。馬岱大怒曰。汝馬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向前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赶。關上一騎馬到來。叫兄弟且休去。飛回頭。原來是玄德到。遂不赶。一同上關。備曰。恐怕你性躁。先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歇了一夜。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

超縱騎持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来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衆。玄德嘆曰。人言馬超。名不虛傳。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言兄弟且休出戰。先當避其銳氣。飛曰。何是道我。玄德當住。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馬。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去。馬超見張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

張飛軍馬一齊扎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張飛挺鎗出馬。大稱姓名。認得燕人張益德麼。馬超曰。吾家累世公侯。豈認得村夫乎。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敗。玄德觀之。嘆曰。真丈夫也。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馬並回。張飛回到陣中。畧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箇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掛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

又鬥百餘合。兩箇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與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欺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軍士暗暗叫苦。馬超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敢夜戰麼。張飛氣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

寨。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赶來。暗掣銅鎚在手。紐回身覷着張飛便打來。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隄防。見打過來。一閃。從耳邊朶過去。張飛便勒回馬走時。馬超却又赶來。張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二將各自回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

吾以仁義相待天下之士。不施譎詐。馬孟起

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赶你。馬超聞之。親自

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

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来到。玄德接着

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益德

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星

夜而来。可用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

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

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寧王。手下謀士

楊松。極貪賄賂。可以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自爭西川。是與汝報讐。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為漢寧王。玄德即時寫書。差孫乾賫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弟張衛。亦進送了禮物。二人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我為漢寧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

合保奏。張魯喜曰。既如此。差人便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便回曰。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楊松又差人去嗔。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魯心亦疑。松亦流言對張衛說。馬超主意欲奪西川。自爲蜀王。與父報讐。豈肯臣於漢中乎。張衛將此言告知張魯。魯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既幹功。與汝一月限。三件功成。有賞。無則

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来。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差人到馬超寨中。說知此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與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不可放入。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要共厮殺。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對玄德曰。令馬超正在狐疑不決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来降主公。其事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平定益州

玄德曰。孔明乃吾之心腹也。倘有疎虞。吾必亡矣。雖有良謀。吾不忍令君去。孔明堅意要行。玄德再三挽住。正躊躕間。忽報子龍有書。薦西川一人来降。玄德名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也。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前諫劉益州者。

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主公仁德布於蜀中。是知其必成也。故來歸之。是背暗投明。古人所貴。願垂察焉。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也。恢曰。今聞馬超在此。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有一面之交。特來說馬超歸降若何。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李恢行。恢至超寨。先使人通姓名。馬超曰。吾知李恢平生

好說詞。必來說我。先喚二十箇刀斧手。伏於帳下。趙囑曰。令汝砍。即砍爲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爲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耳。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請汝試試劍。恢曰。其言不通。便請試劍。遂哭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矣。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塩。善美者不能掩其醜。脩短者。不能用其

長。造惡者。不能爲其善。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曹操與將軍有殺父之讐。隴西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荆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有渭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見天下大丈夫乎。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汝既欲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手乎。超盡叱退。恢曰。劉皇叔禮賢待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何

不背暗投明。以圖上報父母之讐。下立金玉之德。可彰萬世之高名也。馬超大喜。喚楊柏入。一劍斬之。將頭共悏一同上關。来降玄德。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乃撥雲霧而覩青天也。賓主大喜。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来取成都。子龍黄忠接入綿竹。人報劉晙馬漢。引軍到。子龍曰。某来未曾效尺寸之功。當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中管

待馬超喫酒。未曾安席。子龍斬二人之頭獻
於筵前。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
軍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
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玄德大喜。是
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
閉戶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
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
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
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

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歸降劉皇叔。汝可開門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便宜回報。馬超說了。退軍下寨。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絶倒於城上。衆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不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尚有積兵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况軍民皆有死戰之心。願主公勿憂。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肉血捐於草

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衆羣下聞之。無不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荅曰。某夜觀乾象。見群星聚於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況一載之前。小兒謠曰。若要喫新飯。須待先主来。此乃預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皆欲砍之。劉璋當住。人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投降。劉璋大哭歸宮。成都

之民。盡皆感傷。次日人報劉皇叔下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音眇視吾蜀都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勑。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璋。璋待爲上賓。雍席間說玄德寬弘愛士。並無相害之意。一席話。說劉璋大喜。留住一宿。次日。劉璋賫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

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泪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内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黄權劉巴閉門不出。衆武官忿氣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人害此二人者夷其三族。因此蜀中文武盡皆歡服焉。玄德親自登門。請此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大恩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将

劉璋送去荊州。玄德曰。吾方得郡。未可令李王速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歸於府中。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顏為前將軍。法正為蜀郡太守。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義為營中司

馬。劉巴爲左將軍。黃權爲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羕。卓膺。李嚴。吳蘭。雷銅。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蜀中降將文武官員。六十餘人。並皆處用。諸葛亮爲軍師將軍。關雲長爲盪寇將軍。壽亭侯。張飛爲征虜將軍。新亭侯。趙雲爲鎮遠將軍。黃忠爲征西將軍。魏延爲揚武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都亭侯。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吳班。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

伊籍。及舊日荆襄一般文武官員。並皆重用。遣使送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千萬。蜀錦一千匹。與雲長。諸葛亮。張飛。法正。趙雲如數而贈。已下各各重加賞賜。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民心大悅。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昔者霍去病以匈奴未滅。將士安用為家。何況今日國賊暴虐。不同匈奴。豈可求安也。須待天下都定。然後各還鄉里。歸耕本土。乃

其宜耳。益州人民。累遭兵火。田宅皆空。今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方可使出賦役。自然心服。不宜奪之。為私愛也。玄德聞之。大喜。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朝用臣商鞅音養酷法暴雪。萬民皆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寬仁。可以弘濟。今劉璋闇弱。父子相承。有累世之恩。法度陵替。德政

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盡已廢矣。凡入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以致喪國。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其榮。榮恩並著。上下同心。為治之道。於斯明矣。凡治政者。要識時務也。法正遂拜服。自此軍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按察。並皆平定矣。當日玄德與孔明都在堂上坐。忽報。關平來謝所賜金銀事。拜罷了。呈上書。玄德賜酒與關平。問雲長別有

甚言語。平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孟起比試高低。就教稟伯父此事。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作書。發付關平星夜回到荊州見父。雲長問曰。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荅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云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

益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士。黥
布彭越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
髯之絕倫逸羣也。今公受任守據荊州。不
爲不重。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焉。
言雖狂簡。以冀明照。建安十九年。秋七月。
亮頓首拜知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咲曰。孔明知我心也。將
書遍示賓客。遂無入蜀之意。却說東吳孫權
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遷於公安。遂召張

昭顧雍商議。權曰。當初劉備借我荆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荆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張昭曰。吴中方寧。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荆州雙手奉還主公。孫權問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三終